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記

(五十)

司 馬 遷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 記

(五十)

司馬遷著

國學基本叢書

史記

卷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范睢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蓋古官也。姓須名。蓋密須氏之後。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世本昭王子。蓋王之子。范睢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睢辯口。蓋王名法。乃使人賜睢金十斤及牛酒。睢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睢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脇摺齒。擗音力答反。謂打折其齒。而又拉折其齒也。睢佯死。卽卷以簀。簀謂葦荻之薄也。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更卽洩也。溺音年。吊反。沙音所留反。溺古尿字。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祖律反。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三亭。亭名。在魏境。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

魏之郊境總有三亭皆祖饒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饒已畢無人之處所也與私約而去

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亭誤為南

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地理志京北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城縣也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

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如字內猶入也此恐辱

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

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

中有人忘索之也索搜也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

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公造九層之臺費用

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基

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懼息靈公

氣息不繼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

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

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待命歲

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常稱帝後去之數困三

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縣在商陽華陽華一作葉宣太后之同父弟亦號為新城君是也昭王母

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

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策立作也

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
 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
 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質。樞音
陰林反。樞
者。莖樞也。質。剗刀也。謂腰斬者爲樞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入而輕辱。獨不重任。臣
 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藜。藜。薛綜曰。縣一曰美玉。楚有和璞。縣音玄。劉伯
莊云。璞。玉璞也。
 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
 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割榮。即
上之擅厚。謂
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
 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概。徐廣曰。一作概。音
同。戰國策。概作闕
謂闕涉於王心也。徐作音同。非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
 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徐廣曰。一云使持車。徐按戰國策文也。於是范雎乃
 得見於離宮。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宮中獄也。主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
 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
 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且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鄒誕

生本作懜然音昏或又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

曰洒先典反鄭玄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其紀反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

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

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尙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尙而不與深言是

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

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

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

厲厲音賴癩病也言漆塗身生瘡如病癩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

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徐廣曰一作羌孟賁古勇士孟賁衛人王慶忌曰吳王僚子慶忌夏育

之勇焉而死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補於秦此臣之所大

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劉氏云陵水即梁水膝

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一作籥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

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

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諛詐之態也。居深宮之中，不

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

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

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愿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潤。胡困反。意猶汨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

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有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

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

代永入，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爲磨石嶺，郊祀志：公孫卿言黃帝得仙，寒門寒門

者，谷口也。按九變山西謂之谷口，卽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

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

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謂韓盧而搏蹇兔，以喻秦強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

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

失也。秦王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

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

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能辟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

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孟嘗君也。猶

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爲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

者也。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齊音側奚反。言爲盜齎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

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

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

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

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

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

邢邱。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

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奈何。

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言宜陽陝隴北守太行之道。則上黨之

師不下。言澤潞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言宜陽陝隴夫韓見必亡。安得不

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睢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音問。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

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

翫案諱長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

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

下。政適音徐廣政。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穰侯執權以制御主斷於諸

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

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與也。射王股。擢

王筋。言射王股。誤也。按崔杼射莊公。淖齒縮潛王之筋。是說二君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邱。

縣東北三十里。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

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

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

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

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

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

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按本紀以應爲太后養地，解者云：在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

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

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

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劉云：見須賈，須賈見

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

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

其一綈袍以賜之。

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繩也。今之繩袍。

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

決於相君。今者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

劉氏云：孺子，蓋謂雎爲小子。

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

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

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

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

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

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

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擻賈之

髮，以續賈之罪，尙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

戶包胥辭不受。爲邱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邱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廟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尙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當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爲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睚音崖。眦音資。反。睚眦。謂相與。怒而見齒也。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高平拔之。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秦昭王聞魏

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讐。乃佯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

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簞，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因城河上廣武。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今秦得而城。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

子代廉頗將。首號也。曰馬服者言服馬也。鄒氏頗首正波反。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

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

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

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

歲，王稽爲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

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論士能善卒不戰。夫鐵

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

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

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案荀卿曰：梁有唐。曰：「吾聞先生相李兌

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齊乘服虔曰：乘榘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執視而笑曰：「先生

曷臯！巨肩。」徐廣曰：曷一作仰，巨一作渠。曷臯，謂臯如蝸。音徒回反。螭，謂顏貌。螭回若螭，梧然也。曷音烏。曷反。螭，謂臯蹙眉膝擊，謂膝又擊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

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

吾持梁刺齒肥。

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齧也。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

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

謂案爾雅曰。款足者謂之

兩郭璞曰。鼎曲脚。釜音父。兩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脚也。

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

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

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

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

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

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

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

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

徐廣曰。一本無此字。

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

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

謂案爾雅曰。款足者謂之

復謬曰。何爲不可。夫

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

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

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

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營。然爲霸主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而憐其臣子。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故令天下言爲其君父之所憐。而憐其臣子也。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閱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閱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雞反。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

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鷁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邱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徐廣曰。呼一作暗。噉二人。勇者夏育。賁育也。噉音皎。噉呼。大故反。然。而身死於庸夫。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

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疆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招撫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謂已志展而不退。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謂班固奕旨曰。博懸於投。不必在行。謂謂投。投瓊也。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達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

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雖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困於趙。被逐奔齊。是也。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囊載而西。說行計立。貴平寵積。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雎招攜。勢利傾奪。一言成蹊。

范睢蔡澤列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亡猶輕蔑也。○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索隱解輕蔑非是。

聞齊之有田文。○戰國策作田單。鮑彪注曰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

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馬服子趙括之號也。○凌稚隆曰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索隱非。

鄭安平爲趙所圍急。○圍字監本訛作困字今改正。

豈道德之符。○顧炎武曰豈下當有非字。

豈不亦忠聖乎。○一本無聖字。

卷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定州今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有

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

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邱之亂。徐廣曰趙有沙邱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

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

隗隗說苑云：燕昭王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入城，匈奴馳驅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

臣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

臣失其實，僕危困國之臣，其名臣，其實庸。今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劇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

請臣則師傳之才至矣。誠欲與霸王同道，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

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邱。昧音莫，葛反。地理志：重邱縣名，屬平

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

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

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運楚、魏，令趙、嚙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嚙，進說之意。嚙音田，濫反。字與昭同。諸侯害齊、湣王

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

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總領之也。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於臨菑。齊

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

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地理志：縣名，屬齊郡。號為昌國，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

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卽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

樂毅將姓名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望諸

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卽墨。

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滄德二州之北河也。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於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

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卽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

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

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故假節

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

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音子
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誹謗音誹音方味反音誹音墮先王之名

許規反音音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音誹音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

心亦不音音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音誹音言君子之人交絕忠臣去國不繫其名音誹音不自潔其名云已

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音誹音臣雖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音誹音數音朔

善不繫已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音誹音臣雖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音誹音數音朔

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即識禮之人謂已在外猶云已罪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故敢獻

不說王之有非故下云不察疎遠之行斯亦忠臣之節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故敢獻

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音誹音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

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

業定矣於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

井而已哉夫兼井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

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與於爲利矣圍城而

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將使即墨莒人願仇其上願釋干

戈輟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徵子適周之道開編廣之路
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
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
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而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
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濟之下且虧齊士之殘以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道之度棄其私鄰國望之
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下且虧齊士之殘以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道之度棄其私鄰國望之
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豈則燕離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
拔二城之速了哉願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願業乖與變同歸是觀之以樂生之不生二城

未可量。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紀開反。音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

趙。張華曰：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栗姓腹名。漢有栗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

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

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鄒。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

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

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

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

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

寡人不為君取也。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為君取之。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趙封樂乘為武襄君。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

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

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北新城，正義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

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巨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

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瑯公樂瑯公教樂臣公

作巨公本亦樂臣公教蓋公蓋音古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

考證

樂毅列傳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爲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余有丁曰爲利卽所爲乘燕之敝者索隱解未明

故敢獻書以聞集解駟案夏侯玄曰○臣照按集解所引與今所傳王羲之帖小有異同互有長短至其殆庶乎知機合道句帖作庶乎幾合乎道者是庶乎幾義見易繫辭

乃遺樂間書○顧炎武曰燕王遺樂間書恐卽樂毅事而傳者誤以爲其子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顧炎武曰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鄰里此爲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戰國策補注曰新序以此爲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

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燕王使人讓毅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

簡也。且末云樂間樂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慶秦樂間。則是間爲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語爲是云。

樂瑕公教樂臣公。○臣照按田叔傳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臣與巨二者必有一誤。

卷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

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

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

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卽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

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

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

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閻蘭。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禮章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謂九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

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禮記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駱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

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

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引趙使者藺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

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

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

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

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

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

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劉氏云：蓋謂

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澠池在趙惠文王二十年，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

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

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

池。徐廣曰：二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

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案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

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音節 餞音年。餞音餅。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餞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餞。相如曰。五步之

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音贊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憚。為一擊

餞。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餞。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

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

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王劭按。董助答禮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藺秦漢以前用右為上。廉頗

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

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

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

廉君宜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

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鷙。獨畏廉將

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

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負荊者。荆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

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崔浩云。要濟生是歲。廉頗東攻齊。

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

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闕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屬魏也防陵魏子蓋陵字誤也徐廣曰一作房子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邯鄲之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閒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

趙奢曰。胥後令。故更待後令也。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爲須。須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聽。誅之。

武安乃出此令。今垂戰須得謀。邯鄲許歷復請諫。邯鄲二字。當爲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

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云耳。邯鄲許歷復請諫。邯鄲二字。當爲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

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曰。先據北山上者勝。邯鄲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

不斃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邯鄲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

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趙之二日一夜至。邯鄲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

軍壘成。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潞州關與聚城是所拒據處。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

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

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

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關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

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

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

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

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

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

數。音捧。奉。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

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

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尉文。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爲信平君也。尉。信平號也。爲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繁陽。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武遂。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武遂。屬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謂數起便。矢一作屎。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

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今壽州壽春縣北四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今代鴈門縣在代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

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為府署故曰幕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

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謀反下音牒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

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

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許六

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

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

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十五萬人破敵擒將者賞百金殺者十萬人反殺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縱畜

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委其殺略也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

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一作臨駟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

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

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扈氏

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宜安在桓州

二十 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音驪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音盤在相州房山縣東

里也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

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

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

一作慙懦而不發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情臆凜凜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遞為雌雄和璧聘返渾池好逆負荆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考證

廉頗藺相如列傳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煖即馮煖也○臣照按燕世家云劇辛故居趙與龐煖

善戰國策云齊人有馮煖者史記作馮驩似馮煖即馮驩不言其歸趙也虞般佑高士傳鷓冠子楚

人馮煖嘗師事之煖後顯於趙鷓冠子懼其薦己乃與煖絕索隱謂龐煖即馮煖不知何據

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臣照按戰國策秦王資頓弱以金北遊燕趙而殺李牧史記稱

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而殺牧廉頗傳稱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使毀頗張釋之傳云趙

用李牧幾霸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遷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列女傳云趙悼后者邯鄲倡女前嫁亂

一宗族既寡。悼襄王以其美而娶之。李牧諫不聽。後生子遷。立爲幽閔王。后通於春平侯。多受秦賂。而使王誅其良將李牧。趙亡後。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喜。殺李牧。乃殺倡后。滅其家。諸說大同小異。今並著之。

卷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音丹。單潛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

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齊改爲安平。秦滅齊。改爲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

字。安平屬淄川國。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長相撥也。以鐵塞軸頭。堅而易進也。傳者截其軸

與也。又方言曰。車轉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曰轉車。軸

音衛也。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

莒。并兵攻之。淖齒。多作悼齒也。既殺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

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頃之。燕

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

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反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壘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古之軍行常置版插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

地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止者當善之者出奇無窮

出奇無窮謂機變多也奇正還相生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敵也如環之無端或用奇計使前敵

不可測量如尋環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徐廣曰適音敵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

中不知端際也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

被卒燒壁墓而令齊卒甚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

怒是敵人為單開門戶也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

免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嫩之家音峽為人灌

園嫩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

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畫音獲畫音胡卦反

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澁邑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人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

蠋所居即此邑因澁水為名也

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

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語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

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問先行羣鳥
惑飛五牛揚旌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考證

田單列傳。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言。監本訛作王。今改正。

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語出孫子九地篇。

索隱述贊曰。五牛揚旌。○監本誤刻於其田單之謂邪。句下。今移正。臣照按。卮林曰。宋書臧質傳。柳元景檄書。八鑾搖響。五牛舒旆。又謝晦傳。尙書符荊州曰。警蹕前驅。五牛整旆。梁書王僧辨表云。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魏收魏書外國序云。五牛一指。六師騁路。又太昌三年詔曰。五牛警蹕。七萃按郡。皆六朝麗語。而小司馬效之。顧考晉輿服志。五牛旗。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元帝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於牛背。使人輿之。旗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旌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旌者也。故十六國春秋。劉曜攻陳倉。南陽王保將楊曼王連謀曰。有五牛旗建。多言故主自來。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今田單火牛。豈儀衛耶。贊乃云五牛。何也。且單出詭襲之計。未嘗建旗鼓。接兵刃也。而云揚旌。不亦誣乎。索隱之陋。往往如是。姑舉其一。以例諸餘。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魯仲連魯連，鄒陽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魯原宜抽魯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服廣雅云：倜儻，卓異也。服魯仲連子云：齊辯士田巴

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驚，郊草不芟，白刃交前，不救

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

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

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陰駟案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邯鄲天即反相州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

入邯鄲。梁新垣姓，衍名也。為梁將，故漢有新垣平。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

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

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

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

新垣衍令趙帝秦。尊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為帝，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

郭象曰：紹介相佑助者也。紹介猶媒也。凡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

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

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

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

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莊子：鮑焦案鮑焦。周之介士。見

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

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過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

其地。污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衆人不知。則為一身。衆人不

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為一身。衆人不知。則為一身。衆人不

識鮑焦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戰國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

之。非是自為一身而憂死。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

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人以權詐

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烹

醢納筮。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若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死。不忍為秦百姓。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

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也。

與徐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訃。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謂烈王太子安王驪也。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東藩之臣

囚齊後。至則斫。斫，斷也。其法斫何休曰：斫，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王后也。烈卒為天下笑。故

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

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

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於尙反。噫嘻！上音依。噫，音希。嘻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困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

鄂侯。鄂，徐廣曰：鄆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鄂。鄂，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

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北九里有羑城。

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維，東萊之邑。其居

為萊之夷。維人是也。蓋因邑為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爵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

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辟舍，避正

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筦籥。音攝。枉，抱也。音攝。枉，音紀。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

不果納。謂閉外門不入齊君也。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滑

史記 十五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三十九

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佩謂主人

不在殯東，將愛其殯棺，立西階上，北面而弔。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

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

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

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

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

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

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

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

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

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

餘年，燕將攻下聊城。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

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克。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

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平陸，邑名在西北。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爲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也。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此時秦與齊和，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奔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如墨翟守宋却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孫臏能無二心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資說士，終變強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爲銳士，意雖傾，不如依字。矯國更俗，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弃世，東游於齊乎。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字後漢其子臯。漢書並有傳。蓋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罪死為累不以乃從獄中

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荆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

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微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

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

事。太白蝕昴。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道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

故太白食昴。食千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酉。敗趙之兆。夫精

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虛也。

變天地。而信不喻。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舉議願知。許謙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不明不欲斥王

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執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應劭

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則右足。武王泔。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則其左足

至成。王時下。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

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馬彪曰。箕子名曰胥餘。接輿辟世曰。楚賢人

佯狂。避世也。案高士傳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執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謂以楚

為謬。故後之而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章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棹也。服虔云。用馬革作棹

以裏尸投之於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謂秦桓譚新論言內有以相知與否

不在新故也。服虔云。人不相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遂行相遇。輒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欽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

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薛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王奮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

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情。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為燕之尾生也。白圭戰

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侯厚遇之。選拔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

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驥。蘇秦雖有譏謗。而更厝以珍奇之味。字林云。馬父羸子。北狄之良馬也。食音寺。馱驥音決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

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躡脚於宋。卒

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應侯傳作折

音力答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

自沈於河。駢案。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徐衍

負石入海。駢案。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

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

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山莊曰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禱短布單衣適至舒從昏飯牛瀟

夜半長夜曼曼何時且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也。二說並通。軒音公禪反。軒者自淨貌也。顧野王音岸禪音善如字讓協韻失之也。坤蒼云軒歷

也。字林音。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

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

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左氏曰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

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

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

有美金於此衆人或共詆譏言其不純金賣者欲其必售同取鍛燒以見其真是爲衆口鑠金也積毀銷

骨也兄自相誅戮骨肉爲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蒙未見所

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聽言不私並觀

謂所見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

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燕王讓

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列姪者觀其胎

產也案封比干之後後誦子也不見其文尙書作封比干之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

墓又唯云判別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

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人物鞮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慤勤誠加於心不

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也。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

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恩厚無不使也。而蹇之客可使刺由。由，許由也。盜蹇也。並見戰國策。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湛，音沈。

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呂氏春秋：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蠶木根柢，輪囷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委曲槃戾也。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

為之容也。刻是為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堯舜之道也。挾伊管之辯，懷

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

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陶鈞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于天。張晏云：陶治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章昭曰：陶家名模，下陶燒瓦之甕。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而不

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通俗類也。故曰匕首。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音義曰。太公望短而便用也。

蓋觀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攀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令人

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此喻逸才之人。應劭云。卓歷也。卓昭云。卓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卓也。又郭璞云。卓養馬之器也。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卓在早反。方

言云。梁宋齊楚燕。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

立枯。浴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礪名號者。

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論皆云。里名。戶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而曾子不入。淮南子及鹽鐵論

蓋以名不順也。戶子以爲孔子。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也。朝歌今衛州縣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

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杜預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

巖巖之中耳。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爲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

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貶。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器。

考證

魯仲連鄒陽列傳。今齊潛王已益弱。○鮑彪戰國策注曰。衍潛王字。今乃襄王爾。史亦誤。

過而爲政於天下。索隱謂以過惡而爲政也。正義至過字爲絕句。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筦。徧行天子之禮。過失也。○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太過。使得稱帝。則爲政於天下矣。

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攷烈王太子宜爲顯王。

東藩之臣因齊。○戰國策作嬰齊。

齊潛王將之魯。○徐孚遠曰。前言齊潛王已益弱。據此。則在出亡以後。恐前誤也。

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索隱謂時君弱臣強。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賻襚之禮。○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鄒魯國小而貧。不能備生死之禮。

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卽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顧炎武曰。南陽者。泰山之陽。孟子一戰勝齊。遂有南陽。臣人龍按。濟應作齊。蓋傳寫之誤。

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鮑彪戰國策注曰。此章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爲之以補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其細處。太史公亦愛其千

里而略其牝牡驪黃。至於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又按燕昭二十八年書齊之不下者，唯聊莒卽墨、聊卽聊城也。徐廣注此栗腹事，去長平十年，而不論其在聊城事。後蘇氏古史亦因之疏矣。吳師道補注曰：魯仲連說燕將下聊城，史不著年，其事引栗腹之敗。此事在其後，故通鑑大事記載於秦孝文元年。當燕王喜五年，齊王建十五年，自赧王三十一年，燕率五國伐齊，閔王死，襄王立。三十六年，燕昭王卒，明年惠王立。越武成王孝王而至王喜，凡三十四年。此蓋二事誤亂爲一。自燕攻齊至殺騎劫二十五字，或他策脫簡，而初燕將至讒之十一字，亦他本所無也。且單由卽墨起，七十餘城卽復爲齊，不聞聊城尙爲燕守，以齊之事勢，豈有舍之三十餘年而不攻，單之兵力三十餘年而不能下與。今日曰攻之歲餘不下，可見爲此時燕將守聊城事也。史稱毅破齊不下者，獨莒卽墨。單縱反間，亦言二城，而燕世家書聊莒卽墨策，亦有三城不下之言。果一時事，則聊城亦爲齊守，而非燕將爲燕守者。此語因聊城不下，而引與莒卽墨亂也。考之單傳，自復齊之後，無可書之事。齊襄王十九年，當趙孝成王元年，趙割地求單爲將，次年遂相趙，必不復返齊矣。距聊城之役，凡十六年，單豈得復爲齊將哉。此因歲餘不下之言，聊莒卽墨之混而誤指以爲單也。夫仲連之言，正謂栗腹敗，燕國亂，聊城孤守，齊方併攻，勢將必拔。其言初不涉湣襄昭惠之際。所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閔王時，楚取淮北，單復齊後，蓋已服之，不聞楚魏交攻之事。二事必在後也。燕將被讒懼誅，連書亦無此意。

此因樂毅而訛也。史又稱燕將得書自殺，單遂屠聊城，尤非事實。齊所殺燕將，惟騎劫耳，不聞其他。此因騎劫而訛也。連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料事之明，勸以歸燕降齊，亦度其計之必可者，排難解紛，又素所蓄積也。迫之於窮而置之於死，豈其心哉？夫其勸之，正將以全聊城之民，而忍坐視屠之哉？燕將死，聊城屠，連何功美之稱，而齊欲爵之哉？策所云解兵而去者，當得其實，而史不可信也。故論此事者，一考之仲連之書，則史策之舛訛殺混者，皆可得而明矣。鮑不此之察，見其不通，遂謂好事者聞約矢之訛，惜其書不存，擬之以補亡。二千餘年莫有覺者，何其謬哉！史誤因策，通鑑大事記稱田單誤因史，真文忠公反据鮑氏為斷，而謂魯仲連之說不可為訓，皆失考也。

卷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為卿，因為氏。為楚懷王左徒。蓋今在左博聞彊志

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嫻音閑，案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

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屬音燭，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

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王逸云：上官所尚。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

魏聞之。襲楚至鄧。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

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

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原既疏。不復在位。使於

齊。願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

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昧也。唐昧。楚大夫。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

楚世家昭王有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

留懷王。徐廣曰。三十年入秦。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

名橫。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

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柰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任賢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莫不欲

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

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

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向秀曰。渫者。浚治去泥濁也。

為我心惻。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張璠亦晉人。注周易。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

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作福故屈原懷沙自沉令尹子蘭聞

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音甫子非三閭大夫歟謂案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何故而

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

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楚詞隨其流作搢其泥也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

瑜而自令見放為楚詞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

察王逸曰已靜潔受物之汶汶者乎汶音門猶昏暗不明也汶汶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猶長流也又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乃作懷沙之賦楚詞九懷曰懷沙礫以沉此其義也其

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傷懷求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

謂疾行也徐廣曰胸也胸兮窈窕胸音曠徐廣曰胸也孔靜幽墨山高澤深視之胸野甚清淨歎無人聲冤結紆軫兮

離愍之長鞠屈也軫痛也離病也撫情効志兮俛誦以自抑王逸曰由道也刑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王逸曰刑制

刑制方木欲以為圓其常法度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王逸曰由道也言章書

職墨兮前度未改王逸曰曲木直而惡木好畫計畫也楚詞職作志志念也餘如注所解內直質重

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巧匠不斲兮執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矇謂

王逸曰：玄，黑也。瞶，盲者也。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變白而為黑兮，倒上

以為下。音戶。鳳凰在笈兮，雞雉翔舞。徐廣曰：笈一作郊。案王逸曰：笈，籠落也。楚詞：雉作鶩。應瑞圖云：黃

帝問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頰而雞喙，首戴

德頌，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俟順足，履正尾，擊成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同糅玉石兮，一

概而相量。王逸曰：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按王叔師

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逸曰：言己才力盛壯，可任用，重

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桀兮，固庸態也。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桀。今乃誹俊疑桀，固是庸人

也。文質疎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一作奧。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

厚以為豐。王逸曰：重，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楚詞：悟作暹，並吾故反。古固有不並兮，豈知

其故也。莫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滯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

王逸曰：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娛，樂也。大故，謂死亡

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次將就。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也。楚詞：含憂虞，哀作舒。憂娛

娛者，樂也。亂曰：理辭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浩浩沅湘兮，北入江。沅，即湘之後流也。說文云：沅

水出群阿，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分流汨兮，汨流也。脩路幽拂兮，作幽蔽也。道遠忽兮，曾吟

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楚詞：無曾吟，已下二十一字。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

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曰：錯，安也。定心廣志，餘何畏懼兮。餘，此作余。

曾傷爰哀永嘆喟兮王逸曰喟息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

以爲類兮例也王逸曰類法也按類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

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故羅縣城在岳州相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爲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

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並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楡葉塞上以五色絲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

人五月五日作糉并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徐廣曰差或作糜揚

景差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裝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

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顏云秀美也應

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吳姓史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

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

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

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

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漢文帝時黃龍爲官名悉更秦之法

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

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

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誼為傅。是吳芮

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荆州記。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廣曰。適

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床在。竹革反。章昭曰。譎。譎也。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曰共敬也。俟罪長沙。

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七到反。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

鳳伏竄兮。鴟梟翔。關茸尊顯兮。讒諛得志。關音。茸音。尊音。顯音。諛音。得音。志音。無六翮翔翔之用。而反尊顯。字林云。關茸。不才

人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

皆兼兩人。隨下隨夷。伯夷。盜跖。莊蹠也。莫邪為頓兮。莫邪。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一曰莫邪。大戟也。

千將。劍名也。鈇刀為鈇。徐廣曰。思廉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鈇。謂于嗟。嚙兮。生之無故。嚙。不自得

顧讀為鈍。鈇者。錫也。鈇利也。音織。言其暗惑也。于嗟。嚙兮。生之無故。嚙。不自得

謂屈原也。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康瓠。謂之康。瓠。謂之瓠。瓠。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幹音

也。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音皮。驂。垂兩耳兮。服鹽車。坂。遲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也。章甫薦履

兮。章甫。殷冠也。漸不可久。因以自諷。自恨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勞苦言風原遇此難也。訊曰。李奇

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也。訊音信。劉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漢書作其誰語

鳳漂漂其高邁兮。音逝。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

而淵龍領下故云 九淵之神龍也 物深潛以自珍 徐廣曰 泐 彌融爛也 融明也 煖光也 沒深藏以自珍 彌遠明光以

隱處 以隱處兮 應劭云 備背也 蟻類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 郭璞注爾雅云 似鳧江東謂之魚鵠

夫豈從蠓與蚌蟻 言備然絕於蟻類 況從蝦與蠃蛭也 蛭音質 蟻音引 寧投水合神龍 豈陸葬從

蛭與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 遠濁世而自藏 使騏驎可得係羈兮 豈云異夫犬羊 絆則與犬羊無異 賈屈原

不去濁世以藏隱 般紛紛其離此尤兮 桓不去紛紛搆讒意也 蘇康曰 般音班 或曰般 亦夫子之辜也 漢書

其文也 騏驎千里馬 般紛紛其離此尤兮 桓不去紛紛搆讒意也 蘇康曰 般音班 或曰般 亦夫子之辜也 漢書

子不如麟鳳翔逝之故 罹此咎也 臆九州而相君兮 觀也 漢書作歷九州 何必懷此都也 鳳皇翔于

千仞之上兮 覽德輝而下之 故禮曰 德輝動乎內是也 見細德之險微兮 搖增翮云 遙增擊也 一逝

而去之 險難微起則合加動羽翮 遠逝而去之 彼尋常之汙瀆兮 曰常 應劭曰 八尺曰尋 倍尋

吞舟之魚 橫江湖之鱣鱠兮 曰鱣 魚無鱗 口近腹下 固將制於螻蟻 莊子云 庚桑楚謂弟子曰 吞舟

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 案以喻小國暗主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漢文帝年表云 吳芮之玄孫差 差長

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 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漢文帝年表云 吳芮之玄孫差 差長

志云 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 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 湘水記云 誼宅中有一井 三年有鴟

誼所穿極小而深 上斂下大 其狀如壺 傍有一高脚石床 容一人坐 形流古制 相承云 誼所坐 三年有鴟

飛入賈生舍 止於坐隅 楚人命鴟曰服 遠飛行不出城 鄧展云 似鴟而大 荆州記云 巫縣有鳥如雌

雞 其雄為鴟 楚人謂之服 吳 錄云 服 黑色也 鳴自呼其名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 長沙卑溼 自以為壽不得長 傷悼之 乃為賦以自廣 媯氏云 媯 猶寬也 其辭曰 單闕之歲兮 陽氣推萬物而起 故曰單闕 孫炎作蟬 蟬猶伸也 單闕起也 四月孟

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亦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

書占之兮策言其度漢書作說文云說驗言也此作策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

小顏云予加美之辭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蓄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奮

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韻音協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活反幹轉也形氣轉續兮

化變而嬗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蟬謂其相傳之也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漢書

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沕音勿禍兮福所倚福反依也福兮禍所伏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

遂成兮卒被五刑斯李斯也傅說胥靡兮徐廣曰說刑之名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在河東太

陽坂下又夏靖書云豨氏十里河西岸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糾纏繩索相附會也纆此淮南

也纆索也章昭云纆微也又通俗文云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此淮南

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說文云旱與澤同

也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漢書云

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塊軋無垠此

氣塊軋非有限齊也坡音若央軋音若乙案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天不可與慮兮

璞注方言云塊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塊軋無垠味也此塊烏郎反軋於詰反

音預與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莊子文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也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聚也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

莊子云人者萬物之靈也化而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本作控揣搗音初委反又音丁果反搗者量也故晉灼云或然為

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為異物也謂死而形化為鬼是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

度已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之也莊子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徇財兮列士徇名勸曰勸

之自貴而相賤也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徇財兮列士徇名勸曰勸

營也贊曰以身從物曰夸者死權兮則夸者不悲也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贊曰夸者死於權利贊曰夸者死於權利

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品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贊曰夸者死於權利贊曰

不甚用則夸毗者可悲也品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贊曰夸者死於權利贊曰夸者死於權利

言每字合從手旁音馮音悉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怵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持念之意也然案方

謀改反馮音悉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怵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持念之意也然案方

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包鏡府弘曠云德無不

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怵音黜又怵者誘也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包鏡府弘曠云德無不

人拘士繫俗兮攔如囚拘文云攔大木柵也漢書作箠音去隕反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古之至人先

存諸己後存諸人張繼云體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眾人或或兮好惡積意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

真入恬漠兮獨與道息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斜氣應去反其天年謂之真人也釋知遺形兮

超然自喪槁木也自喪者曰槁木也自喪者曰槁木也自喪者曰槁木也自喪者曰槁木也自喪者曰槁木也

逝兮得坻則止漢書坻作坎周易坎九二坎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

兮其死若休。莊子云勞我以生休我以死也。澹乎若深淵之靜。汜兮若不繫之舟。莊子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

賈也。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自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心中無物累。是得道之士也。

也。細故懣。荀兮。何足以疑。微事不足懣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懣懣忍邁。反。削如邁反。

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儻。坐宣室。前正室。既罷。

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釐祭餘肉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

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大傅。梁懷王子。梁懷王。文帝之少

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

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文帝十一年。無後。賈

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

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荆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

有廟。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

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一本作爽。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讓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弔湘。

考證

屈原賈生列傳。幹流而遷兮。○顧炎武曰。賈生傳。幹棄周鼎兮。而寶康瓠。應劭曰。幹音筦。筦轉也。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也。義同而音異。今說文云。幹。蠶柄也。从斗。軌聲。揚雄杜林說。皆以為輶車輪。幹。烏括切。按軌字。古案切。說文既云軌聲。則不得為烏括切矣。顏師古匡謬正俗云。聲類字林並音管。賈誼服鳥賦云。幹流而遷。張華勵志詩云。大儀幹運。皆為轉也。楚辭云。筦維焉繫。此義與幹同。字即為筦。故知幹筦二音不殊。近代流俗音烏括切。非也。漢書食貨志。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筦同。

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凌稚隆曰。按馬遷卒於漢武末年。此言賈嘉至孝昭時。列為九卿。此句蓋後人所增。

卷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陽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故易彼書。遂令不與史往來。販賤賣貴。本云。陽翟。大賈。遷記合也。賈音古。鄭注。周禮曰。行曰商。處曰賈。陽翟。今河南府也。

也往來賤買貴賣呂不韋王勃袁作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音育案鸞賣義同今如字讓

子是為孝文王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

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楚服見王后說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

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趙不及二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

孽孫曰韓王信傳亦云韓信襄王之孽孫張晏曰孽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百金為進用宜依小

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貨也戰國策云漢

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主定國

於趙處於聊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

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

子子後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子後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

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陽泉曰諾入說王后乃為請於趙而歸之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

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

意遂與密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

子能立適嗣者音嫡適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

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

撰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

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

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

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戰國策作說秦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

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此爲一

句，子謂養之爲子也。然欲分立以爲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尊重，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

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言，尙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

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

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從音七恭反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

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

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其姿容

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卽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蓋周云：人十

國當論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

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

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

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

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

天子助理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

後又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

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表云：秦

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已後而卒最早。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王劭

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孟嘗春申死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

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

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先說審分審應離俗恃君也。

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似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

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

陽市門，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

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以桐木爲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

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宮刑胥靡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

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

卜當避時，徙宮居雍。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

求宦爲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

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杜原之東也。夏太后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

當有萬家邑。」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餘年。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

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後。」駟案說苑曰：毒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

所與鬪者，走行白始皇，劉氏，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屢字，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說苑作寢子，言輕諸侍中，以爲窮寢家之子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

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說苑云：遷太后成陽宮，地理

毒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

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

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

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

誅乃飲酖而死徐廣曰十二年駟案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

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為帝太后耳王劭云秦不用諡法此蓋號

後故有母號為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人之告嫪毐

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斬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

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其宗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

子乎駟案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徒蜀懲誘懸金作語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考證

呂不韋列傳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臣照按大期猶詩言誕彌厥月也史以此明始皇之

的為不韋子言及大期而非期乃子楚猶不悟也若如徐廣言期十二月則又何以信其為不韋子

耶

亡赴秦軍遂以得歸。○戰國策子楚歸在孝文王立後與此不同。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高誘序云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

卷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然則沫宜音劇沫劇聲相近而字異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

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東也。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邱縣。故城在兗州龔邱縣西北七十六里。猶復以爲將。齊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爲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七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七。故云七首也。此事約公羊爲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

曹子毅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公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

爲言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卽壓齊境。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卽壓近齊之境也。君其圖

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

欲倍其約。音佩。倍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

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子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設諱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

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

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

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側界反次曰夷昧味音

亡曷反公羊作餘末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

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

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

平王死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

屬庸將兵圍楚之潛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

州潛故城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

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

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左傳直云王

是無若我何則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探其意且據上文因復加以兩

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

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
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
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

請王僚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

掘地為室也所以下文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陞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

云出其伏甲以攻王僚案音披兵器也劉達吳都賦注鉞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中此之伴即偽也或讀為音偽非也豈伴

言耶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炙一作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以匕首刺王僚

賜反音七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

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

豫讓者晉人也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

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荀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

中行後因以官為氏荀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

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謂初以酒灌後又率

怨深也漆其頭以為飲器案大宛傳曰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為飲器裴氏注徵引韋昭云飲器者

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酒杯故也非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

劉云酒器也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

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七

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誅之襄子

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足律反。音居頃。

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癩聲相近。古多假厲為癩。今之癩字從疒。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戰國策亦作厲。吞炭為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

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

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願不易邪。欲。因得殺襄子。願。反也。邪。不定之辭。反不易邪。言其易也。何必殘身苦

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

難耳。劉氏云。謂今為厲啞也。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言寧為厲

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汾橋上。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

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

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

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

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

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

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

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

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戰國策云：衣盡出血，箕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略之耳。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魏案：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

陽嚴仲子事韓哀侯。高誘曰：嚴，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聞信傳信，事難的據，欲與韓相俠累有卻。嚴，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

遂拔劍趨之，以救嚴。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案：戰國策：色吏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

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羶糲之費。糲，狗糲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辱父，驅爲大人。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爲大人乞骸去。按：大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得以交足下之驢，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

史記 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七十一

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便實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

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

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

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

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

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

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

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情故語泄也，此云生得言將人多往殺俠累，

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作難，豈不殆哉！遂謝

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

累，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

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暴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子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其姓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姓名，暴其屍而

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劉氏云。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

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

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爾雅。

楚辭云。遷及吾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恙。憂也。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蠶虫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

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尙在

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爲人報讎。死乃自以妾

劉氏亦音足。松反。重直龍反。自刑作刊。說文云。刊。戮也。按重猶憂惜也。本爲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絕其蹤迹。其姊妄云云。爲已隱誤矣。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

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

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

骸也。言不惜暴骸之爲難也。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

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荆軻。百七十年爾。徐氏據

時爲不能細也。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

荆軻者。衛人也。案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爲余道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軻先齊

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荆慶聲相近。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

飲。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

讀書擊劍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

王。河內縣。懷州。荆軻嘗游過榆次。州縣也。與蓋聶論劍。蓋音古臘。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

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

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日攝之。視以攝整之也。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

與荆軻博。爭道。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

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爲名。漸音如字。音子廉反。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

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

徐廣曰。飲酒之人。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

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

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

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

其傅鞠武。鞠音鞠。又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

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燕國也。謂未有

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駟案批音白結。反。批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

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

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戰。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言禍大也。

而不可。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

于。戰國策：購作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媾同。媾，合也。漢史：媾講。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

日彌久，心惛然。音昏。惛，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

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

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

矣。且以鷙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

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

子逢迎，却行為導，跪而櫛席。徐廣曰：櫛一作撥，一作拂。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

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

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燕太子篇云：田光答曰：竊觀

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

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音俯。俛，偻

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或謂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喜之太子。秦無父稱孤。時燕王尙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關以重利。關。闕也。言以利誘之也。秦王貪。絕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

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

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

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

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

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

南有督亢陌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

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

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

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奈何荆軻曰願得

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徐廣曰堪音張鳩切一作抗

其義非也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樊於期偏袒搃腕而進徐廣曰挽一

革反腕音鳥亂反字書作擊掌後曰腕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切腐音輔腐亦彌也猶今人事不可忍

云腐彌然皆奮怒之意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

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

之謂以毒藥染劍鏢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為遣荆卿

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忤者逆也。首五故反。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

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

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

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

既祖取道。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徵知維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

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

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

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

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

朝服設九賓。劉云。設交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三輔黃圖云。秦始皇兼并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制紫宮象帝居。渭水貫都。

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匣音甲。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

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慄。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

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七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

持匕首。刺秦王。中軻。秦王驚起。拔劍。擊軻。軻死。秦王復召天下刺客。欲殺之。皆不從。秦王乃封軻為

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

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敷單衣。可對而絕。八尺屏風。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

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

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

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即餘反。且音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姪帝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

左右乃曰。王負劍。王勸曰。古音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

其匕首以擲秦王。字耳音持益反。不中。中銅柱。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

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鐵論曰。荆軻

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七首不足恃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

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

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

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

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水名。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

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

人庸保。匿作於宋子。

案謂庸作於酒家。晉可保信。故曰庸保。驪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

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宋子故城在邢州平鄉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

從者以告其主。

謂主人。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章昭云：古名男子為丈夫。尊

父。廼為大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大人謂淮陽憲王外。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

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時。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久處約也。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

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

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音角。矐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

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案劉氏云：以鉛為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音普。扑

反。扑。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

於刺劍之術也。謂不論習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

衡皆有此說。仍云：廋門木鳥生肉足也。大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

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明也。較。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案隱述贊曰：曹沫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夾。定吳篡位。彰弟。哭市報主。塗劇刎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

考證

刺客列傳。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臣照按沫劌聲近而字異。猶申包胥之爲棼冒勃蘇耳。必音沫爲劌。反涉牽混。三傳不一其說。傳疑可也。蘇子古史據左傳問戰事。謂沫蓋知義者。安肯身爲刺客。則直以劌爲沫。未免武斷。呂氏春秋曰。柯之會。莊公與曹劌皆懷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桓公許之。封於汶南。乃盟而歸。按此則以沫爲劌之證。而字又小異。胡非子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桓公萬乘之主。反魯侵地。亦以爲曹劌。

光伏甲士於窟室中。○窟。左傳作堀。吳越春秋作窟。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吳越春秋作拜爲客卿。

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國策無此文。國策補注曰。或以其怪而刪之歟。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臣照按韓世家。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聶政之刺俠累。與哀侯之殺。相去遠矣。而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其氏偶同。故刺客傳誤以爲哀侯之時。

臣所以降志辱身。○秦藩本。此下有索隱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共三十四字。

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戰國策補注曰。今本無此文。

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秦藩本。此下有索隱案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共十八字。

晉楚齊衛聞之。○列女傳云。晉趙楚衛聞之。

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正義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臣照按年表。自韓景侯元年癸酉。至秦始皇二十年甲戌。共一百八十二年。自列侯三年甲申。盜殺俠累。至始皇甲戌。荊軻刺王。共一百七十一年。自哀侯六年庚戌。韓嚴弑其君。至始皇甲戌。共一百四十五年。正義不知如何計算。蓋傳寫訛謬多矣。

連結一人之後交。○臣照按後疑應作厚。夫與國家之大患相較。固不當論交之先後也。况丹與樊於期交必舊矣。何以云後也。且是後非厚。則晉唐以來必有注釋。今皆無之。可知爲厚字之訛也。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棊。○蔽疑作檝。音蹙。孟荀列傳。平原君側行檝席。

爲人庸保。索隱。欒布傳曰。賣庸於齊爲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欒布傳云。賃傭於齊爲酒人保。索隱所據。或有別本耶。

卷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爲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

少時爲郡小吏。

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

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

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

時。遊者主事。

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疆主以事之。於文紆迴非也。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

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

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疆時亦說士成熟時。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

而能彊行者耳。

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游說取榮貴。卽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

故詬莫大於卑賤。

詬。呼也。反。恥辱也。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

非士之情也。

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言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爲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

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晉人者。去其

幾也。晉人猶晉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

有瑕。蠶可成大。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

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

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

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言秦欲并天下。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

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

士齋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

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

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

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運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為權時。義亦未為得也。李斯議亦在

逐中。斯乃上書曰。皇十年。在始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

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迎蹇叔於宋。百里奚謂穆公

執之是也。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亡。入秦。號五羖大夫也。迎蹇叔於宋。百里奚謂穆公

白。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今求不豹。公孫支於晉。晉奔秦。左氏

云於宋。未詳所出。蹇叔。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時遊宋。故迎之於宋。

求不豹。公孫支於晉。晉奔秦。左氏

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未見其所出。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二十。或易爲十二。誤也。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遂。孝文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案惠王時。張儀爲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相又三川是儀。北收上郡。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屬楚之夷也。先請伐故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郢也。夷謂井巴蜀。東據成臯之險。汜水縣也。割收上都。取漢中。伐義渠。丹犂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昆岡在于闕國東。有隨和之寶。括地志云。濱山一名崑山。二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見蘇秦傳。乘織離之馬。徐廣曰。織離蒲梢。皆駿馬。建翠鳳以爲傳國璽也。鄭玄注。月令。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之旗。樹靈鼉之鼓。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不實外廐。馱音提。周書曰。正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猶後列也。

嬰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音附即隨珠也宛者

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謂以璣附著於珥珥者璣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縞之

衣錦繡之飾東阿縣緇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佳冶窈窕趙女不

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說文云甕汲甕也音於頁反

甫有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一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

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

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

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管子

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

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猶給也資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

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

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

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

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卽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尙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

抵琅邪。沂州。今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

使監兵上郡。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案辨士隱姓名。

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沙丘在邢州。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

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

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

輜輶車中。輜輶一作輜車。徐廣曰。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事。輜輶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轆

屬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輜輶車也。如淳曰。輜輶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

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

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

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

孝也。能薄而材譾。案史記音隱。宰顯反。劉氏音將淺反。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

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弑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弑其父。而衛國載其

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願小而忘大。後必有

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

豐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問不及謀。嬴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水搖

者謂水澤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

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

弟爭位，

謂小白與公子糾。

身死爲戮，紂殺親戚，謂殺比干囚箕子。

不聽諫者，國爲邱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

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

豈能爲逆謀。故曰安足爲謀也。

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

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

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

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

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

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

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

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

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

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

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

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

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矜死於杜。案史記音義。矜音貯。格反。矜音宅。與矜同。古今字異耳。矜謂裂其肢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鄜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爲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

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

作柞。櫟。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粢音資。糲音

糲者。麩藜藿之羹。飯土匭。徐廣曰。一作雷。啜土鏹。案音刑。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徐廣曰。穀音響。穀一

粟飯也。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穀。則字宜作較。郟氏音角。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謂河之九曲別為隄防。決渟水。致之海。

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胼。胼。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

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

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

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

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已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

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

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

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

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

天下為桎梏者。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

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爾圖舍猶廢也。止也。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

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誅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

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

世靡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爾拂音扶。拂反。靡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靡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

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

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

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

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

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

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

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

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

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

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

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徐廣曰：揆一作撥也。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

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

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見李斯

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

諫，請爲君候上問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

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問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謂以

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爲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爲諫。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

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

榜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

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

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示，而秦

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囃案穀抵卽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

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

行之。其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圜圈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

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尙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狹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

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自殺，引蠶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劉氏云：弟子誤，當爲孫子嬰也。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閻閭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宋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問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醜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考證

李斯列傳。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臣照按此必當時習語。故范曄用之。李斯再用之。荀子亦曰。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寇兵也。

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董份曰。庶幾者。有他望也。言忠臣不避死而幾他望也。古幾字與冀同。索隱繆甚。

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董份曰。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

鑠金百鎰。索隱爾雅云。鑠。美也。○徐孚遠曰。鑠。訓美。非也。鑠金。謂鎔金於冶。熱不可舉也。故下文搏必隨手刑。

與宦者韓談。○徐孚遠曰。史記談皆作同。此仍談。後人所改也。

